



恶作剧中见智谋

曹操故事:

曹操大声喊：“小偷在这边，大家快追呀！”新娘的全家人跟着曹操去追小偷。

曹操青少年时期是一个淘气的捣蛋鬼，常闹出一些啼笑皆非的恶作剧来。

曹操十二三岁时，沉迷于狩猎，不管父亲如何禁止，他总想尽办法，偷偷地和三五好友奔驰在原野及森林中。

有一次在狩猎途中，他被叔父碰到了。曹操灵机一动，立刻呻吟倒地，并且脸部抽筋，装成中风状。叔父

见了大惊，马上向曹嵩报告。但在曹嵩赶到时，曹操根本像无事一般。

曹嵩感到奇怪，便问道：“你叔父说你中风，怎么已经好了呢？”

曹操回答说：“叔父一向便不喜欢我，想必是他故意造谣吧！”

从此以后，不管叔叔如何地打小报告，曹嵩都再也不相信了。曹操因此更加为所欲为。

少年的曹操和袁绍很要好，常在街坊上游荡嬉闹，扮演游侠的样子。

有一次，邻村有人家娶媳妇，他俩便趁着宾客散席时的混乱场面溜进庭园，大喊：“有小偷呀！有小偷呀！”

办喜事的一家人，自然都急着跑去抓小偷，连新郎也不例外，留下新娘一个人，孤单地守在洞房里。他们两个人便乘机溜进洞房，亮出利刃，劫走新娘。由袁绍背着新娘先逃走，曹操则一面往另一个方向跑，一面大声喊着：“小偷在这边，大家快追呀！”结果是新娘全家人都跟在曹操后面追，虽然追不上，但这家人对这位路过的小游侠却是感激不已。

新娘当然被安全送回，因为这只是少年的恶作剧而已。

不错，曹操和袁绍也经常闹别扭。据说有一次袁绍派刺客向睡觉中的曹操行刺，短刀掷得太低，被惊醒的曹操，直觉判断下一刀一定会往高处掷，所以他立刻翻身下床，果然第二刀掷得较高，仍被曹操躲过了。

曹操长得虽矮小，武艺却相当不错，他好奇而又大胆。据说他曾潜入大宦官张让私宅中，想看看宦官的私生活，但被发觉了。数十人围攻他，但少年曹操，却机

智地以声东击西的策略，翻过墙垣逃走了。



.....
点评者说：

有人会认为，曹操由一个淘气鬼成长为出色的文学家、政治家和军事家，属于个别现象。但仅以曹操的个别现象，就足以给中国教育好好地上一课。

中国教育的模子就是要将孩子铸成木偶式的乖娃娃，从古至今就是如此。家长也喜欢乖娃娃，除了少却一些烦恼事外，还能得到左邻右舍称羨，甚至登门请教教子之方。因此家长也拥护学校将孩子管得服服帖帖 甚至错误地认为孩子规规矩矩便是品行端正，弄得孩子们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
曹操在文学、政治、军事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建树。

俗语说 从小看大。孩子时就毫无生气 长大成人又怎么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？



曹操冷眼看时政

曹操故事：

曹操认为获得“征西将军”职位的大好机会来了，立即结束隐居生活，赶到洛阳报到。

张角的叛乱事件平定后，骑都尉曹操因军功被任为济南相。他企图施展早年的政治抱负，一上任便雷厉风行，肃清贪污，罢黜无能的郡县官吏，自然又得罪了不少宦官及外戚豢养的特权阶级。尤其是禁绝由汉室宗亲刘章所发起的邪教庙祠，严厉处分向人民敛财的神棍，使州郡内的特权势力几乎被彻底铲除，曹操铁面无私的

声望不断高涨，但朝廷里的既得利益者却恨得咬牙切齿。

中平二年（公元 185 年），朝廷下令，将曹操调为东郡太守。名义上是升了官，曹操却判断这是宦官要陷害他的阴谋，因此他以健康不佳为由，向朝廷请了长假回乡养病。他在谯县的城郊偏僻处建立一座小茅屋，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里。

就在他隐居谯县的那段期间，冀州刺史王芬、党锢之祸主角已故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、名道教法师襄楷、豪侠周旌、著名的策士许攸等共同阴谋政变，废立灵帝，诛杀宦官，为陈蕃等报仇。基于许攸的关系，他们决定拉拢在洛阳城居民间声望颇高的曹操加入，以提高政变阴谋的合法性。

曹操接到许攸写给他的密函后，即刻作出了答复，态度十分鲜明。曹操在信中明确表示，要废立君王，只有在像霍光对昌邑王、伊尹对太甲的情势下，才有可能成功。那是因为太甲及昌邑王均刚即位，权力未稳固，而且内朝的皇亲、外朝的大臣都不支持皇帝，反而较倾向元老权臣的伊尹和霍光，所以废立之事才有成功的可能。曹操的反对并非政治伦理，而是政治利害。曹操冷静地看到了废去君王的机会尚未成熟。

在接到曹操反对的意见后，王芬等仍坚持照计划进行，可见他们也早已判断，曹操绝不会因忠于汉室而出卖他们。不久，灵帝通知王芬，想到冀州去巡视，王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便上书表示目前黑山贼作乱攻掠冀州郡县，灵帝前来，正好可提升官兵士气。一方面更公开集结州郡兵力，准备灵帝进入冀州便一举成擒。

正好这个时候，北方出现大片红云，大史官卜筮表示：“北方有阴谋不宜行。”灵帝乃取消冀州行，并下令王芬集结兵力讨伐黑山贼前，先到京城述职。王芬接到圣旨后大惊，以为阴谋败露，乃举家自杀。

曹操所以对王芬等的废立阴谋保持冷静态度，而不至于大惊小怪，是由于当时反朝廷的气氛已经相当浓厚，王芬的阴谋并非单一事件。

其实，自从第二次党锢事件后，朝臣和士族恨透了宦官，因此对灵帝也相当失望和反感。在此之前，便有朝中大臣张均、审忠等因公然反抗宦官、指责皇帝而遇害。据历史记载有冀州信都郡令阎忠，游说皇甫嵩军变的事件。

皇甫嵩是汉末军中最富声望的将领，当他在冀州大破黄巾党人，威震天下时，阎忠便对他说：“至难得时运，时运一到，良机便来，所以圣者顺时运而动，智者把握机会发展，现在将军时运当头，若放弃此千载难逢良机，如何享天下之至名呢？”

皇甫嵩表示不解。

阎忠进而说明道：“天下大势只跟有能力的人走，智者不应受制于昏君。今将军春未出征，晚秋凯旋，有如天降神兵，天下群雄谁不动心，天下百姓谁不爱戴，即使商汤、周武的壮举也不如您，却依然侍奉昏君，宁不危乎？”

皇甫嵩说：“我日夜为国事操劳，内心一点也不敢忘记忠诚，如何会危险呢？”

阎忠说：“从前韩信不忘报一餐之恩，拒绝蒯通劝说，失掉了和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机会，最后才后悔死在吕后之手。当今皇上远不及刘邦、项羽，而将军势

力远大于韩信……只要举兵洗除罪恶滔天的宦官，谁也不会正面和你冲突……等到天下安定，你再向天祷告，取代汉王室，登上天子宝座，这才是顺应时势呀！向衰颓的王朝效忠，在昏君底下做事是不能长久的，加上将军功勋盖世，难免有谗臣生嫉妒之心……如果不早设法，后悔便来不及了。”

皇甫嵩摇头道：“黄巾贼人怎可比秦末项羽，这次的成功并非是我的才能，而是百姓士兵赤胆报国之故啊，你的建议是逆天而行，计划有如空中楼阁，是会闯出大祸来的。……我就算受到谗臣陷害，最多不过辞职返乡而已，仍可拥忠义之名，叛逆之说，绝不敢信从。”

然而，皇甫嵩虽否决阎忠建议，但也没有告发或处罚阎忠，可见当时一般朝臣对汉皇室的合法性认同，已相当不稳定了。

阎忠在几年后，仍参加凉州韩遂等人的武装叛乱，并继王国之后，被拥立为领袖，不久却发现自己只是傀儡，遂忧愤以终。

但由凉州叛乱事件，接二连三又牵引出幽州乌桓之变、并州南匈奴内侵，以及益州的暴动事件。汉灵帝不得不重新改组朝政及军政，并编组京城五军团，以随时应付可能变局，曹操便在这时候被召回，以典军校尉之职，指挥五军中第四大的军团。

曹操认为，这是他获得“征西将军”职位的一个大好机会，因此，立刻结束隐居生活，赶到洛阳报到。

但是，来到京师的曹操，不久便又彻底失望了。他发现这支新编成的军团，根本没有到凉州前线的计划，只是宦官集团想用他们来和大将军何进斗争的本钱。攻打凉州的责任，仍交由左将军皇甫嵩及前将军董卓的部

队负责。

这样过了半年后，才由鲍鸿所率领的大军，去征讨葛陂附近的黄巾党人。但鲍鸿不但未能完成任务，自己还大发战争财，吞没军资高达数千万钱。终于被人检举，于次年三月下狱处死，使新编组的军团，蒙上一层阴影。

不久，曹操又发现自己正卷入一场逐渐严重的政治斗争中。身为宦官后代的曹操，面对这场不得不表明立场的抉择，虽然他一再反对盲目的流血政变，但仍义无反顾的站到贵胄子弟袁绍的阵营，和宦官展开一场洛阳最寒冷的中秋的政治斗争。



点评者说：

作为政治家的首要条件便是有一颗冷静
静的头颅 才能洞察风云诡谲的政治现象，
捕捉到事实真象，从而把握时机，走上成
功之路。

古今无数政客常叹息自己生不逢时，
茫然不知所措 奔忙终生 也未寻觅到升迁之道或出头
之日 甚至因判断失误 一步走错 跌入谷底，一世也
无翻身之日 从而遗憾终生。

曹操虽憎恶宦官势力 但对许攸的唆使却作出了冷
静的思考 他认为对于有四百多年根基的汉王朝 还有
许多朝臣心向往之 废立灵帝的机会还不成熟。即使如
此 许攸仍然头脑发热 纵然策划了周密的计划 却因
偶然的意外而惊慌 举家自杀。

古有姜子牙待价而沽。曹操也扮演了一回姜子牙的
角色。当凉州叛乱、幽州乌桓之变等事件发生 曹操以

为谋取征西将军的时机到了，忙赶到洛阳报到，虽未能如愿，并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之中，但此时出现却恰到好处，使他在新的政治漩涡得到了锤炼，他遇事更冷静沉着了。



曹操故事：

宦官后嗣闹革命

曹操立刻挺身表示：“情况危急
今日之计，应先求正君位。”

曹操祖父曹腾早年进京为宦官，历事东汉安、顺、冲、质、桓五帝三十余年。父亲曹嵩倚仗养父曹腾，仕途得意，死袭费亭侯。身为宦官后嗣的曹操目睹了东汉桓、灵二帝时宦官专权、血洗儒林，数以千计的正直士人被囚禁而最终又遭杀戮，使得东汉王朝毫无生机。

曹操虽为宦官之后，也曾遭受宦官专权的祸害。23岁的曹操出任顿丘令不久，即被召入朝廷任议郎。第二

年，曹操却因堂妹夫 潁强侯宋奇被宦官诛杀，受到牵连，被免去官职。后因朝廷用人，他又被灵帝征召，回到议郎任上。此次任期较长，曹操曾多次抨击宦官行径，还斗胆上书为反抗宦官的窦武、陈蕃申冤。

光和五年（公元 182 年）正月，灵帝诏令三公，将州县官员中没有政绩、蠹害百姓而被编成歌谣传唱者，一一予以罢免。太尉许或、司空张济秉承宦官旨意，接受贿赂，阿从世俗，对那些民愤很大的贪赃枉法的宦官家属、亲戚、宾客不予查处，反而弹劾了边远小郡清廉自守、有惠民表现的官吏 26 人。这些被诬陷的官吏，纷纷向朝廷陈诉冤枉。司徒陈耽也上书灵帝切谏说：“公卿所举，率党其私，所谓放鸱枭而囚鸾凤。”但灵帝是非不分，对陈耽的上书置之不理，结果张济等人依然逍遥法外，而且由于宦官的忌恨和诬陷，陈耽反被罢官，两年后冤死狱中。

就在陈耽上书的上半年，灾害频频发生：二月瘟疫流行，四月大旱，五月太后住的永乐宫失火。相信天人感应的灵帝于是下诏，向臣下广为征询政事的得失。曹操对张济等人的所作所为早已心怀不满，于是利用灵帝因灾害不断而惶惶不安的机会，不避自身安危，不顾官职卑微，继陈耽之后再次上书切谏，谴责公卿举奏专门回避贵戚。灵帝这次大概因迫于灾祸频繁，有所感悟，于是将曹操的奏章发给三府，责备张济等人失职，被错纠的官员得到平反，许或还在稍后的十月被免职。曹操由于抓准了时机，在这一个回合取得了胜利。

中平五年（公元 188）冬十月，刘宏接受大将军何进的建议，亲自全副武装主持阅兵式。

典礼完毕后，刘宏问参加阅兵的讨虏校尉盖勋说：



识大体，不惜叛祖逆宗，此乃真正的大大夫所为。

“有这么强的军容，为什么还会有人想叛变呢？”

盖勋乘机回答：“那表明陛下的心腹臣子有问题呀！”

当时以上军校尉的大宦官蹇硕兵力最强，也称得上是皇帝的心腹大臣。因此，刘宏很自然地以征询的表情回过头来看蹇硕，蹇硕一时愕然，只得无趣地避开。

刘宏又进一步的询问盖勋：“如果我想办法增加军队的待遇，并且加强检阅训练，你认为如何？”

盖勋说：“我听说从前的贤明君主从不举行阅兵大典。因为盗贼叛变都是在远离京城的各州郡，如今皇上却集中兵力在身旁，并不足以显现军威，反而有害正常军事作业的运行。”

刘宏听了不禁感叹地表示：“你讲得有道理，可惜我认识你太晚了，怎么过去从来没有对我讲这种道理呢？”

事后盖勋对京城五军的副指挥中军校尉袁绍表示：“我看皇上倒是相当聪明的，他不过长期被左右所蒙蔽罢了。”

因此，盖勋建议袁绍结合有志之士，伺机诛杀宦官以清君侧。

的确，年纪逐渐长大以后，刘宏似乎也发现围绕在他身旁的宦官问题重要。加上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流血事件发生后，引发士人及平民极大反感，宦官的实际影响力也已盛极而衰了。中平初年（公元 184 年）的黄巾党人事变一起，刘宏便乘机大量起用“清流派”名士出掌军政大权，以和宦官分庭抗礼，像司隶禁军区指挥官的皇甫嵩、朱俊、卢植，新编制京城八军指挥官的袁绍、曹操、夏牟、淳于琼等人，都是当时有名的反宦官人

士。

或许因为宦官感觉到了这股压力，为了自保，他们于是向刘宏下了手脚。在这件事的半年后，东汉灵帝刘宏便突然爆发重病，死在办公的嘉德殿中。

刘宏病发时的情况非常危急，因此他立刻召见大将军何进入宫商议后事，特别是继承权的问题。何进原是洛阳城的大屠宰商，家境富裕，其妹入宫为贵人，后生下王子辨，遂在张让及段珪的建议下立为皇后，何进也因而富贵。他曾出任洛阳府尹，黄巾党人事变起，何进奉召出任大将军，统领军政大权。

刘宏晚年时，宠爱王美人，生下了皇子协，由刘宏的义母（桓帝妻）董太后抚养。董太后曾要求刘宏改立刘协为太子，但刘宏以不宜破坏汉王室立长立嫡原则，迟疑不决，因此病发时，刘宏最担心的便是继承问题。

由于刘宏已无法管事，董太后就与上军校尉的大宦官蹇硕商量，主张废太子辨，改立皇子协。但张让及段珪等与何皇后较亲近，都不表赞同。

蹇硕势单，乃暗中和董太后商量：“若欲立皇子协，必须先诛杀何进，以绝后患。”

太后应允，蹇硕乃派禁卫军埋伏于南宫，准备刺杀进宫打算和刘宏商议继承大事的何进。

皇帝侍卫长潘隐和何进私交甚好，在得知蹇硕阴谋后，亲自藏身于南宫门前等待何进，没多久，何进带少数贴身护卫由平城门进入，在未抵宫门前，便见潘隐在宫门边作眼色，并以目视佩剑。何进会其意，即刻在护卫拥簇下，由小苑门奔出，抵达郊外的私宅，并马上召集袁绍及曹操等反宦官集团共议大事。袁绍主张先下手为强，领军队入宫，尽洗宦官。但曹操表示宫内宦官人

数多，且并非人人擅权作患，玉石俱焚，于法无据。何况蹇硕等领有禁军，双方在禁宫内动刀剑火并，更非礼法所容。

双方争论不休间，潘隐又派使者至，秘报刘宏已驾崩，继承问题亟待处理，如董太后及蹇硕等乘机掌权，太子辨及何皇后都有性命危险。

曹操立刻挺身表示：“情况危急，今日之计，应先求正君位。请速以何皇后之名义召集三公及文武大臣，先扶持太子登九五之尊。为了防止蹇硕以武力阻扰，宜就近调动京师禁卫军团，以护送大臣进入南宫，完成新皇帝就位大典。一方面更应派人说服一向较亲近皇后的张让及段珪等，劝他们保持中立，造成宦官集团的分裂。这样子便可以先孤立蹇硕，再以国家法律及制度，解除宦官擅权干政的弊端。”

何进接受建议，即刻以大将军之名，调动京师禁卫军团五千人，由中军校尉袁绍、典军校尉曹操、右校尉淳于琼等率领，分别从城南的平城门、水宛门、津门进入，并在南宫的周围布防，严禁其他军队接近皇宫。

由于事出突然，加上大宦官郭胜、赵忠等倒戈，张让、段珪又保持中立，蹇硕的禁卫军势单力薄，只好暂时退入北宫。原亲董太后之弟骠骑将军董重的军团，虽有不少屯驻在司隶区内，但由于皇甫嵩元帅有令固守各阵地，加上宫内情况未明，大都不敢造次，使大将军府的夺权行动顺利获得第一步成功。

汉灵帝中平六年（公元 139 年）四月十三日正午，大将军何进率领文武大臣登上嘉德殿，以皇后名义，尊奉 14 岁的太子刘辨即皇帝位，并尊皇后何氏为皇太后。

由于皇帝年幼，太后临朝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光熹，

并封皇弟协为渤海王，擢升后将军袁隗为太傅，与大将军何进同参录尚书事（宰相职）。军事方面，由袁绍及其异母弟袁术统领禁军，何领任北军中侯，荀攸为黄门侍郎，郑泰为尚书，清流派有二十余人位居高官，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以来的 20 余年间，清流派第一次获得参与朝政的机会。

但危机并未解除，蹇硕仍率领着新编建的京城八军中最强悍、人数也最多的军团，此外，下军校尉鲍鸿也倾向支持蹇硕。袁绍方面则自领有中军校尉之职，并被公认是京城八军的副总领，地位仅次于蹇硕；加上典军校尉曹操、助军左校尉赵融、右校尉淳于琼等强烈的支持，双方实力在伯仲之间。但司隶军区的驻守军团大多是亲骠骑将军董卓的部队，因此，万一在京城发生兵变，宦官派在军力上仍占上风。

在曹操及袁绍的策动下，大宦官郭胜、赵忠等拥兵权的宦官纷纷表示中立，蹇硕在宫廷内的死忠部队只有百余人，正困守在北宫中。袁绍便向何进建议，趁对方力量分歧、未能整合之际，向蹇硕发动突击，先行摧毁这股最可怕的宦官武装力量。

皇帝就位大典当日的庚午时刻（约下午三四点），百官呼拜完事，大将军当场承受圣旨，亲率两千多名禁卫军攻打北宫。

蹇硕的部队虽英勇无比，但人数上到底差别悬殊，双方进入肉搏战没多久，宦官派部队便伤亡殆尽了。蹇硕满头乱发，杀得双眼通红，身中数十刀，力气用尽后退入御花园中，拟由城北的谷门逃脱，以投奔城外的亲董卓部队。但郭胜所率领的少数宦官军，为了讨好何太后及何进，布防在御花园，当场刺杀了只身杀出重围的

蹇硕，也结束了宦官派及清流派的第一次火并。随后由何太后下令，新编的京城八军改由袁绍负责总指挥之职。

斗争并未因此结束。清流派的朝廷官员，由袁绍带领，要求何进以更强硬的态度，彻底消灭宦官集团。

张让、段珪等在清流派的突击下，虽靠何太后帮助幸免于难，但也感到真正的危机愈来愈近了。

他们一方面以财宝贿赂何进之弟何苗及母亲舞阳君，利用他们影响何太后，以和缓何进愈来愈强的逼迫。另一方面则极力拉拢已擢升皇帝祖母的董太皇太后，并试图借重太皇太后之弟骠骑将军董重在司隶区的驻军部队，和袁绍所率领的禁卫军团抗衡。

首先，张让煽动董太皇太后夺权，鼓励她积极参与朝廷决策，并故意制造太皇太后与何太后间的矛盾及冲突；接着暗中鼓励董重擅自调动司隶区的亲附军队，移驻洛阳城附近，以对朝廷施加压力。董重更大胆地私自将精锐部队带入京城，自己坐镇府邸指挥，两大军团在洛阳城展开内战的危机，随时都可能爆发。

何太后为了缓和两派的争执，乃于四月底出面宴请董太皇太后协商，并由张让等作陪。酒酣耳热之际，何太后起身致意，并向太皇太后建议，将朝政交由皇帝及辅佐大臣，妇人不宜干政，以免重蹈汉初吕后覆辙，延祸本身宗族。

不料董太皇太后突然暴怒，当场指责何太后擅权、何进乱政，并警告何氏若不放弃权势，她将命令董重发动军变，摧毁何进政权。

两宫争吵不休，张让等假意劝退，双方不欢而散。何太后连夜召何进入宫，紧急会商。何进也无主张，便